

天下名城都有自己的味道。所谓千城一面、一个味道甚或没有味道,只能是平庸城市的共性。人们喜欢一个城市又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表达这种喜欢,就会说:“这个城市很有味道。”凡进入澳门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殊味道。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所谓“味道”,不过就是城市的神韵、气质、特点。我多次去澳门,惊异于澳门的特质,却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为什么澳门会有这样的味道?比如:澳门是质朴的,早年躲避战乱上岛的移民,“但求安居便死心”。安逸、静适的老城区,是如何与外表五彩斑斓而内里充满诱惑的现代豪华娱乐区(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澳门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繁忙,车快、人快、动作快、语速快……甚至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很快你又会感到澳门安静得很,安静得让你不慎弄出点响声或说话声音一高,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繁忙和安静,怎么会在澳门相遇,又在澳门和解?

澳门地域狭小,道路不宽,且起伏多弯,两旁高楼林立,却连续60年成功举办世界顶级大型汽车赛。最是安稳、平和的澳门,又如此热爱着刺激和冒险。

凡此种种,看似“一览无余”的澳门岛,却又神秘莫测。正像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化妆为女人,乘小船先到澳门,进入纵横交错、起伏细长的街巷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民国“临时大总统”。

2019年盛夏,澳门文艺杂志社邀请大陆、香港、台湾及本地近20位作家,举办“镜海观澜”——感受澳门的采风之旅。在近一周的时间里,作家们每天都穿行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抚摸澳门的肌理,体味澳门的气蕴,寻找澳门味道的源头。就如同在读一本“历史大书”:就是在这里,作为巡视澳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驱逐与贩卖鸦片有染的英国人,其中英国商人颠地,被赶回英国后游说英国议会,随之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成了澳门乃至中国历史的拐点。

正是这种丰富的历史档案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酿成的澳



□蒋子龙

门味道,极大地激发了采风者的创作热情,组织者规定三五千字即可交卷,作家们却大多都超额完成任务,有的写了多篇,有的写成10000多字的长文,有的是长诗。澳门文艺出版社在收到稿子后,仅用了10天就编辑出版了采风文集《祥和之城》。12月10日,在澳门大学举行《祥和之城》研讨会。在这个会上,作者、编辑、批评家以及澳门的文化学者和澳大的教授们,各自描述了他们心中的澳门。综合他们的描述,大约就是澳门的味道了。

澳门诗人、翻译家凌谷这样解释澳门的多元文化共存:“共存是两个平行的宇宙,是有距离的尊重。”可以相互不理解,但不争斗,各得其所。澳门之所以有着特殊的气质,这特殊就体现在一个“闲”字上。此“闲”,并非懒散,是《周易》里“闲有家”的门臼,“是基于一种充分防御而形成的好整以闲”。或许是澳门地域和空间有限,人们格外注意人与人之间距离,很在意彼此的自由。他列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澳门商家都很热情,脸上永远挂着“罗汉式的笑容”,但绝不拉客和主动向顾客推销自己的产品,甚至连大型娱乐场都是如此,高调迎客,低调做人。

“闲”是澳门的特质。首先是闲和,不是闲得无事生非,爱生闲气。其次是闲适,是一种对妄想的淡漠,悠然自适。再有就是闲逸、闲情。澳门人疏放、超脱,这便冲淡和缓解了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所造成的紧张和急促。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博物馆;花园、路边、墙角等随处可见的雕塑;以及那“斑驳的旧墙,曲径的巷弄,如幻的光影,如画的青苔”无不洋溢着



何独轻吾华,偏以为口实。相劝各自重,公理要详悉。中国农工界,同心更志一。势力不用兵,抵制亦有术。来货我不购,雇工我不出。利厚我不贪,兵威我不惧。上下争国体,主权守勿失。1888年,美国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暂时离境的华工重返美国,把两万名回国探亲的华人拒诸门外。郑观应激于义愤,写下《书抵制美国禁华人口》一诗。在当今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来读这些诗句,叫人振奋于“主权守勿失”的坚定立场之余,也惊叹诗人先知般的预言,以及历史巧合的循环。

1936年,面对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谈起自己少年时读书的情况:“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的作者,就是上述以诗直抒“兵威我不惧”“上下争国体”的郑观应。在毛泽东跟斯诺聊完这段话后没几年,郑观应的儿子郑景康作为摄影师前赴延安,拍下了大量边区军民的生活场景,以镜头记录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长征岁月的风采。

郑观应虽然在文章里自称“世居澳门”,但原籍却是离澳门不远的香山雍陌乡,郑家于1854年左右才陆续迁居澳门。在郑观应兄弟资助下,郑家在澳门的新居大约于1872年落成。郑观应有诗《题澳门新居》:“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这就是位于龙头左巷10号的院落式住宅群,今人称为“郑家大屋”。

大半个世纪后,郑家大屋里的房子开始被陆陆续续地分租出去。据介绍,同盟会会员曾在此办兴中学校,抗战时期又有洁芳女子学校办学其中,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避乱澳门时就在该校任教。到1950年代,这座大院成了“大杂院”,高峰期时有50多户人家在此居住。

虽然澳葡政府在1992年用Casa de Mandarim(中国官员之家)的名称把它列入法定文物保护单位,但一直没有积极行动去保护,“七十二家房客”的杂乱情况依然。

澳门回归后,中国人当家作主,“抢救郑家大屋”成了市民尤其是文化界关注的话题。有消息称,特区政府成立后,社会文化司将修葺郑家大屋列作优先考虑的工作。2001年7月,当局以换地的方式,取得郑家大屋业权。人们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郑家大屋的修复工作上,期待着它可以早日重焕光彩。

当时特区政府正把澳门历史建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郑家大屋包括在内。大屋的修复因此必须有更高标准,处理时要遵守“修旧如旧”“可识别性”“可逆性”等等国际原则。这样就碰上许多难题。比如岭南建筑中常见的“蚝壳窗”。澳门古称“蚝镜”,后来文人雅称作“濠镜”。张心泰《粤游小志》记“粤产蚝镜,取饰窗户,可代玻璃,谓之明瓦”。这种明瓦做的窗,就是后来被误称的“蚝壳窗”。澳门既然有“蚝镜”古称,证明本地土肯定盛产此物,用来做窗户装饰就理所当然,郑家大屋建造时也不例外。可是,当年的寻常建材,今天由于材料断供、工艺失传等原因,却成了稀罕事物。据说,负责维修郑家大屋的团队,为了重现传统“蚝壳窗”,多方寻找,几经打听,远至汕头,才终于圆梦。

2010年春节前夕,历经8年多修葺,耗资4300多万元,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之中的郑家大屋,终于开放予公众参观。为了第一时间见识大屋“前迎镜海,后枕莲峰”的建筑格局,第一天慕名而来的市民就达千人。今天,作为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郑家大屋已成了著名的景点和文化品牌;大屋内更新建“郑观应纪念馆”,以著作、文献、书信、家族史料等文物,介绍郑观应及其家族史迹。

郑观应当年有诗感怀:“太公以后鲜奇才,谁识如今变局开”。似乎又是历史巧合的循环,方今正逢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机。身处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的澳门,我们应庆幸郑家大屋在回归后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悉心的修复,让我们可以有一处实物的见证和依托,重温郑观应于“内患外忧繁缦缦”之时撰述《盛世危言》的拳拳爱国赤诚,同时思考我们民族的命运,为郑观应期待的“愿扫浮云日再明,五洲同享承平福”而奋斗。

一种温馨而幽远的情致。

《散文·海外版》老主编甘以雯则觉得“澳门人的可爱之处在于认真”。她在埋葬着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澳门的马礼逊、在澳门居住27年并终老于此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和诸多教徒的基督教坟场,看到一女工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一块块墓碑。其实澳门多雨,墓碑原本就不脏。坟场内草坪繁茂,也修剪得很整洁,四周古木森森,清凉静怡,经常有孩子们在里面踢球。生与死如此紧密贴近,澳门人的认真便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心态。

对死亡尚且如此认真,何况对待生活?澳门的小点心举世闻名,精致而美味,每年数千万来澳门的游客,回家时几乎都会大包小包地提着澳门的杏仁饼、鸡仔饼……澳门各式各样的点心铺、饼店很多,因此空气中总是弥散着淡淡的悠长的清香——这还不是澳门的味道吗?也是这种“认真”,点燃了澳门人的生命热情。

文学博士、澳门文化局局长穆欣欣对澳门味道概括得更为别致:“澳门人喝茶也喝咖啡,既听西洋歌剧也看广东大戏,过洋节的同时更重视中国传统节日,婚礼上新娘穿婚纱也穿中式旗袍。”澳门博物馆长期展出一件民间捐赠的旗袍和婚纱的结合款——上身是收腰、立领、中式盘扣的旗袍样,下身是如花朵盛开的外散婚纱。

这就是多元共存,“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正是在这种混杂而又和谐的民间,藏着城市的灵魂,散发出独特的澳门味道。

世界喜欢澳门的味道,但澳门是“隐形”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澳门出风头、抢镜头?以现代人最好显摆的人均GDP为例,澳门早就位列世界前茅,却依旧本本分分、默默劳作。

穆欣欣在《祥和之城》序言的最后,还讲了两句极具见识的话:“在路上的澳门,也必将行稳致远”。澳门的确是正在路上,且行进速度很快,前几年常住人口只有45万,却涌进了20万外来务工者。用工单位不得不严格规定,每招收两名外来工,必须吸纳一名澳门人。喜欢澳门的人都希望、也有理由相信,澳门无论走多快、走多远,都不会丢失独有的城市味道。



□李 懿

澳门,海边的观音像

爱的时刻搭建而成的。去年在观音像旁漫步时,我看见许多白鹭整整齐齐地站在沙石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大海。或许这种珍稀的鸟儿,在多年的照料下终于得以安稳地繁衍。我倚着栏杆,兴致勃勃观察了它们许久。哲人般寂静的白鹭们对我的视线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翅膀往大海上奔去。它们紧贴海面,却不曾坠入过海中,优雅迷人,的确是灵动的生命。

我母亲与外婆都曾在濠江中学教书,她们告诉我,在澳门回归前,濠江中学便已经升起过五星红旗。入学后,每每到升旗仪式的时候,我站在操场上,总觉得自己和历史相交织在了一起。前人的光辉照耀着我,我亦见证了历史的延续。

台风“天鸽”来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工作,公司窗外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母亲躲在澳门家中,在微信上向我直播当时的暴风骤雨。她说风大雨大,连居住的大厦都为之撼动,在狂风中微微颤动。过了会儿,没了信号,也就没了消息。我看着不再有新信息的话框束手无策,心想现如今科技发达,相隔数千里,讯息也能在转瞬之间得

到传递,然而人还是不能透过屏幕伸出援助之手。那场台风后,我看见电视新闻里,驻澳部队走上澳门街头,军人们与市民们一齐清理街道,内心的惶恐不安也就此消散了。
那年过年,我回了澳门,看见路边树木残败,建筑多有损伤,人行道上也增添了许多坑坑洼洼。那时候我不由得生出了疑惑:这样的伤痛是可以痊愈的吗?

今年我结束了外地的事务,真正回归了家乡。见到平整宽阔的大路、繁茂的行道树与微笑着的人群。对于一个生活在澳门的人来说,两年前的“天鸽”早已属于过去,被风腰斩的大树已被新树取代,我还记得一年前光秃秃的一座小花园,现在又再度生机勃勃。

我想,澳门就好似海边的观音像,飞翔着的白鹭与劫后重生的绿树,既是天地间自然而然生出的灵物,又是人精雕细琢后,一颗璀璨、小巧玲珑的宝石。澳门是城市,也是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前者在后者的辛勤劳作与精心呵护下,是稳固、平和的;后者在前者的怀抱之中,年轻而富有希望,永远在朝着光辉的未来前进着。

澳门,生活还在继续

□谷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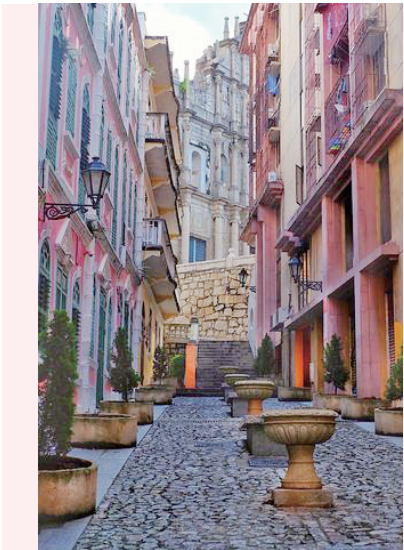


刚跨入澳门地界,一转眼已尘土满面,半头白发。若问回归后的20年,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变化,大多数人会说多了很多赌场酒店、高楼大厦、游客行人,把不大的城市挤得满满的。对我来说,回归20年最大的感慨是父亲走了。他是把我们带到澳门来的人。若不是30多年前他只身来澳门,省吃俭用买房接一家人来此,我断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会与此城交集。

人生有很多转折点,你不会知道一个决定会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父亲当年从马来西亚辞别父母弟弟回到从未踏足的祖国时,也从未想过那样挥挥手的告别会是永远的别离,他再也未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父亲的遗物里,有他小心珍藏的祖父母照片和写给他的信。有一封信是寄去他工作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祖父在信里叮嘱他:要好好学习德国和俄国的语言,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科技最先进。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才能学习到他们的知识,才能好好建设祖国,为国家作出贡献。

读到这封信,想起在上海的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有俄文、德文、法文和日文书。父亲自学了几门外语,也可以阅读不少与之相关的专业书籍杂志,为农科院翻译过很多专业文献。他来澳门之后,在市政厅工作,报名学葡萄牙语时仍可考到全班最高分。
每次出外旅行,他都会注意采集植物种子甚至枝条。现在澳门有不少树木是与他母亲外出时收集的种子培育的,很多都已长成大树。
回归时,父亲带着我6岁的女儿一大早去迎接解放军进城。10周年时他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却仍被市政厅返聘在那儿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辈子忙忙碌碌,尽心尽力,安心做一个老实人。
人生如梦幻泡影,父亲的人生更像是个梦。一个海外赤子把一辈子的爱都给了祖国,离开熟悉的土地、所有的亲人,只为了一个心愿——建设祖国。这比多少口口声声说爱国的人都要高尚和纯真。感谢澳门,给了他可养家糊口的立足之地,给了他温暖,最后接纳了他的骨灰,让他永远留在此地。
愿父亲在彼岸得安息。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刘醒龙

澳门恋爱巷

第一次去澳门是1999年4月底,那是一段甜蜜旅程的归途。

但凡太过甜蜜的事物,总是某种候选事物明目张胆的征兆与预演。

后来,又在澳门的大街小巷走过几次,印象极深的始终是那条被叫作恋爱巷的小街。

第一次去时,就曾在大三巴下面不足百米的小巷里来来回回牵手走过,却不知这小街另有一个著名的名字,只感觉与近在咫尺的大三巴相比,这小小天地是都市里的世外桃源。高处的大三巴英语欢呼、人声鼎沸,四海游云,热闹非凡。其间没有任何隔断,就只有一条不算太小的小路下来,天地境界就变得一样两般。偶尔环顾四周,心里似乎觉察到某种异样,也是由于去来匆匆,更有牵手之情在身,不及细想,也不会细想。第二次去澳门,是给那里的文学奖当评委,当得知那地方的真名时,一起坐在恋爱巷口咖啡馆里的却是一位不方便牵手的作家好友。这种时刻反而能够细想,不仅细想,还能细细品味。

再去已经知其名为恋爱巷的恋爱巷时,开车送我的当地女子,竟然在附近找到一个停车位,惹得她山呼海啸般地惊叫:今天的运气太好了,一定要去买彩票,而且肯定可以中头彩。那女子的意思是在澳门开车出门时想找个停车位,比中头彩还要难。

在澳门开车永远想不到下一个停车位会在哪里。人一生要走很多的路,也要有很多的经历。有些路反而是自己事先能想到,日后肯定有机会踏上去的。有些事也会是自己事先能想到,日后肯定绕不过去必须做的。比如去北京和上海,比如去香港和澳门,若是年轻人心里没有这样的想法,想也不要多想就可以肯定,那家伙不是中国人。而将人生的甜蜜之路起点放在澳门,对自己来说,在当初根本不是问题,本来就是十分自然的选择。而将这选择由山往高处抬头、水往低处流远的自然状态,变身为冥冥之中有一只好把握,有一颗心在操控的某种撮合,全是经历过后再回首时的浮想联翩。

1999年4月底的澳门,正处在回归前夜。走在街上,随手买了几份当地报纸,上面全是近日发生的惊天大案,不是一般的杀人越货、盗抢绑架,而是黑帮公开枪挑军警,大街小巷弹雨纷纷的情景。说是走在街上,其实也就是在旅游区域,胆子最粗的时候,还敢站在某个街口,往幽幽深处看上几眼。一旦记起报纸上的新闻,便连忙转身,远离从街口后面射过来的目光。偶尔说起当地有蛋挞好吃,完全是为了说而说,绝对不会真的有所行动。在潜意识里仿佛只是为了迈错一只脚,就会掉入某处魔窟而万劫缠身。所以,那一次在恋爱巷牵手,更像是陌生屋檐下,相互依赖、相依为命。当然,回到真理当中,恋爱巷所要叙述的故事,骨子里也就是让人们无论是在平常生活里,还是在风雨来袭时,彼此之间多一些、再多一些,多到不能再多时,还要想方设法竭力多来一点的庇护支持。

十几年后,第二、第三次到澳门,当地朋友都将内地称为“蹦极”的,叫做“笨猪跳”,一个小小名词就了无遗漏地体现出轻松气氛。因为了解了恋爱巷而特意去到恋爱巷,没有可以牵手的人在身边,去恋爱巷的重点就变成去恋爱巷口的夫妻店喝一杯咖啡。从英国退休后专门来此养老的那对男女,高兴了就开门营业,不高兴了就闭门谢客,看着谁顺眼,就允许进店小坐,看着谁不顺眼了,就婉言谢绝他人。人能进去后,还要看看屈指可数的几张桌子是否有空。总之,那样子想进去喝杯老两口亲手做的英式咖啡,与想在街边找个停车位的难度差别不是太大。我们去时,一切刚刚好,甚至刚好空出一张能容纳同行四人、有四个座的小桌。喝着老两口初好的咖啡,好几口下去才慢慢找到一丝感觉。那味道不只在于咖啡,更在于与咖啡密切相连的大大小小的环境,在于不知何处飘来浅唱低吟的《七子之歌》。

知道恋爱巷,站在恋爱巷,隔空与爱情牵手,也是爱情的一种常态。如同身在澳门听诗人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和身在闻一多家乡的巴水河畔,想着山水水无所阻隔的“妈阁”澳门。2019年11月,在泮水县闻一多纪念馆,有多场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活动。想着先生如果能有百年阳寿,能在百岁那年正好目睹七子之澳门回归,其诗情该是何等激越!先行者人生莫不苦短,短得如同纪念馆内收藏的那支伴随闻一多先生直到生命最后时刻的手杖。而更短的是手杖上那行外国文字,虽然只有十来个字符,数十年来竟然无人破译。那一天,本意是邀儿子充当司机送暨南大学蒋述卓先生专程来此,不料他却发现有用痕迹,并将其线索引向自己学葡萄牙语的妹妹,居然很快解开近80年来的悬疑,识得那行字的意思是“候选人纪念”。

一生之中只是早年去过美国的闻一多,所用铭刻葡萄牙文字的手杖,是否就近来自七子之一的澳门,或许将来还会有所考证。以其赤子情怀,年方40,就手不离拄杖。一件来自澳门的物什,于其内心完全可以当成是将七子之痛深怀之,以使自己时时刻刻拥有与祸国、叛国、卖国之敌不共戴天的利器。
人与世,人与事,人与时空万物,人与量子物理和经典物理,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存放一种暗示。女儿去年高考,因缘际合,到澳门一所大学葡萄牙语专业学习。一年下来,也就是用上两个单词的水准,便化解了这许多的诗一样的愁烦。纷繁喧闹的大三巴下,天造地设一段静静的小街,一个牵手,一个拥抱,一个深吻,一个凝眸,坐实和升华的,都是爱情,识得和识不得那密码,都是身处恋爱巷。与闻一多一样以巴河为故乡的我们,作为候选人纪念的澳门也可以是共同的暗示。